

# 《若望福音》的智慧降生論

(中)

張春申

本文乃作者在輔大神學院第廿七屆神學研習會〈基督論本地化的嘗試〉後，所做「耶穌是天主智慧」系列神學解釋努力的初步成果展現。本文上篇在134期，514~523頁。

本文(上)篇限於《若望福音》前十二章的〈啓示之書〉中的七個標記，而且根據原定的宗旨指出其智慧傳統。其實這僅是福音有關耶穌基督的光譜中的一色而已，此外尚有其他非常豐富的色系。

至於在〈光榮之書〉所有的八、九章中，一般而論，智慧傳統可謂不彰，因此我們處理的方式，唯有在福音〈序言〉的基本指向下，根據智慧的降生原則，反省與論證。爲此(中)、(下)兩篇所有思想大多屬於神學探討性質，不能全由經文支持。這是必須預先聲明的。但本文還是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的次序分爲四段：一、最後晚餐；二、臨別訓話；三、受難被釘；四、光榮顯現。

聖經學家指出〈啓示之書〉乃是「智慧自天降下，降到極底之顯示」，因此需要藉著標記；至於〈光榮之書〉乃是「智慧自下上升，升及天父之彰揚」，因此，永遠生命之實質已現。遵循這個指示，本文探討與揣測智慧的功能。

## 一、最後晚餐（若十三 1~30）

進入〈光榮之書〉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降生成人的智慧流露的新面貌；智慧經常以真理為基礎，現在則更表達愛情。這在舊約傳統中也有根據，至少「七書」之一的《雅歌》就如此；而且「智慧是愛人的神」（智一 6）。因此，若望如此揭開〈光榮之書〉：

「在逾越節慶日前，耶穌知道他離此世歸父的時辰已到，他既然愛了世上屬於自己的人，就愛他們到底。」（若十三 1）

這句話集合數個重要名詞，現在必須注意「愛情」與「智慧」了。這並不意謂〈啓示之書〉中，降生的智慧沒有顯露愛情；同樣〈光榮之書〉中，也肯定真理。只是前者中更多光明，後者中則強調情感。

在他內有生命，這生命是人的光，也是人的愛；光與愛是智慧之神的雙翼。〈啓示之書〉中的七個奇蹟啓示「生命與光」，〈光榮之書〉中則充滿「愛的生命」，此即〈序言〉所說的「恩寵和真理是由耶穌基督而來」（一 17），他是降生的智慧：恩寵與真理的管道。

本段洗腳在先（十三 1~20），晚餐在後（十三 21~30），而且都由出賣者猶達斯結束。兩段記錄都彰顯耶穌是愛。其間兩個主要配角，一是伯多祿，後來耶穌還問他是否愛他（廿一 15~17）；另一是耶穌所愛的門徒。降生的智慧誠是愛人的神；猶達斯因此代表愚昧，其象徵是黑夜（十三 30）。至於詳細詮釋事蹟則非本文的意向。

## 二、臨別訓話（十三 31~十七 26）

臨別訓話之與耶穌的死亡復活之間的關係，猶如七個標記

之與耶穌說明標記意義之間的關係一樣。二者的差異在：臨別訓話，是把死亡復活的意義說在前面；七個標記，則在做過神蹟之後才說明其意義。

死亡復活產生救恩效果，假使有關救恩效果的臨別訓話置於死亡復活之後，它將失去神秘與神聖之向度。按照現有的次序，臨別訓話誠是天才之作品，稱之為「靈語」是可以的，這是降生成人的智慧之超越生死的自我表達。首先語氣莊重、意境深奧，此非人間言語而是出自永恆之聲。聽者既非群眾，也不是猶太人，他們是耶穌的門徒，因此含有臨別卻又不散的意味，同時滿是深愛。然而聖經學家卻由於內容重覆，不免大費周章各自立說澄清。本文則限於愛的主題與凸顯智慧面貌，分為兩節處理：（一）耶穌的去返與門徒的處境；（二）耶穌的祈禱。

### （一）耶穌的去返與門徒的處境（十三 31~十四 31；十五~十六）

由於經文的重覆，同時為了清楚起見，這節再分為兩小節：

1. 耶穌的去返；2. 門徒的處境。

#### 1. 耶穌的去返（十三 31~十四 11；十六 5~9, 16~19）

降生成人的智慧去到那裡？返到那裡？怎樣地去？又怎樣地返？但必須先加注意的是智慧耶穌有的變化：他受到光榮（十三 31~33）。所謂光榮實是境界，即智慧完成工程之後的境界，也是天父實現了愛的境界。於是「人子受到了光榮，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榮」（31）。此為降生的智慧離去世界的境界，他深入父懷（若一 18），分享與共有同一光榮境界。然而光榮境界中的是降生成人的智慧，他分享父的境界，也以祂光榮的方式與人分享，因此他離去卻同時返回門徒那裡，然而返回相處的方式與離去之前並不一樣。

基本上耶穌的去返便是這個樣子：離去之前，天主在降生成人的智慧之標記中啓示自己；返回之後，智慧耶穌在天主自己的光榮中顯揚。這樣的去返已經與耶穌的死亡、復活、升到父那裡融合爲一。前者是後者的意向。

根據以上所作的詮釋，兩點可以澄清：首先，再三應用的「地方」（十四 2, 3, 4）該是智慧深層的天父懷抱。其次，同樣再三應用的「那裡」（十四 3, 4, 5），即是降生成人的智慧那裡，在他那裡便是在天父那裡的「地方」，那裡有「許多住處」（十四 2）。

於是，耶穌說「……我去，爲你們預備了地方以後，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，爲的是我在那裡，你們也在那裡」（十四 3）。這話之後，多默表示不懂而問說：「主！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，怎麼會知道那條路呢？」（十四 5）可見多默並未明瞭耶穌已經再次重覆說「那裡」與「地方」的深意。於是下面耶穌的答話，一方面強調他與父連結與滲透的關係，下面引文中的「經過」更是「透過」之意；同時另一方面引申到「認識」的層次。他說：

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除非經過我，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。你們若認識我，也就必然認識我父……。」（十四 8）

耶穌對多默的答辭卻又使斐理伯求說：「主！把父顯示給我們，我們就心滿意足了」（十四 8）。最後耶穌再次引申說：「父在子內，子在父內」（參閱：十四 8~11）。

臨別訓話有關這方面的資料時有重覆，詮釋家早有發現與解釋，毋須多作介紹。但我們可說：不論在離去之前，或者返回之後，降生成人的智慧常與天父同在。離去之前，是天父在智慧內啓示；返回之後，是智慧在天父內顯揚，因爲他受到了光榮。這是〈光榮之書〉的主題。臨別訓話的經文中，有關耶

耶穌的去返誠是苦難與復活蘊含的精義，它亦將為門徒製造特殊處境，此屬下一小節的範圍。

## 2. 門徒的處境（十四 12~31；十五；十六 1~4；20~33）

這裡綜合的是門徒由於耶穌去返而經驗到的處境，它含有消極與積極的兩面，構成動態及變化過程，以及兩端的明顯對比。此一過程仍舊有賴於降生成人的智慧，加上護慰者（十六 5~11）與真理之神（十六 12~15）的德能（十六 5~19）。我們繼續在本文的意向指示下，分別提出重點，歸納為三：處境的過程；處境的結果；處境的來源。三者都屬門徒的經驗。

**處境的過程：**世界方面，它的首領之罪惡受到判斷（十五 18~19；十六 8~11）。於是，門徒自煩亂（十四 31）而平安（十五 27），自痛苦哀號而喜樂（十六 20~24）。

**處境的結果：**門徒擁有天主聖三之愛（十五 1~10，葡萄樹比喻）；彼此相愛（十五 12~16）；平安與喜樂（十五 11；十六 24）。此即〈光榮之書〉中智慧的特色：降生的智慧是愛人之神。

**處境的來源：**這與耶穌的去返相連；由於降生成人的智慧的離去與返回受到了光榮，分享的是天父的光榮，所以天父是根源。至於真理之神即是處境的過程與結果中的德能。關於護慰者，根據聖經學家的分析與研究，祂是降生成人、光榮中的智慧，在聖神內的臨現。這是富有靈感的詮釋；返回的智慧具有新的臨在方式，可以稱之為光榮方式的臨現。然而更加符合聖三論的說法，該是在聖神內的臨現；因此聖神可以稱為護慰者，耶穌自己也是護慰者（若壹二 1）。護慰的功能在於創造處境。其特色即是愛。

耶穌的去返與門徒的處境是全部臨別訓話的內容，它提早表達出了死亡與復活的意向，但是《若望福音》的逾越奧蹟創

作獨到，因此去返與處境提早顯出了的是降生成人的智慧之愛的光輝，以及門徒團體之平安與喜樂，雖然後兩者之色采尚未顯著。本文將在苦難與復活最後兩段中，清楚提出此一獨到的創作與其功能。

## (二) 耶穌的祈禱 (十七)

臨別訓話以祈禱結束，合乎猶太傳統，於是降生成人的智慧留下一篇莊重的禱詞。他自己猶如禱詞，自時間進入永恆，前面已接近聖父，後面尚牽掛門徒。爲了本文的目的，只須寫下最後一句話：

「我已經將你的名宣示給他們了，我還要宣示，好使你愛我的愛，在他們內，我也在他們內。」(26)

智慧誠是愛人的神，這是《若望福音》的訊息。這篇所謂大司祭的祈禱，作者曾稱之爲耶穌自己在最後晚餐席上的「天主經」，耶穌渴求光榮，祝聖門徒，爲合一祈禱，綜合了太初與永恆<sup>1</sup>。

## 三、受難被釘 (若十八、十九)<sup>2</sup>

本文(上)、(中)、(下)各篇寫作過程中，爲了呈現整體，時作說明，雖然予人重覆之感，但也有助綜合。

《若望福音》全書分爲〈啓示之書〉與〈光榮之書〉，前者藉「標記」，相信智慧之功能；後者藉「時辰」來臨，相信智慧乃是永遠的天主子。本文(上)篇已處理了〈啓示之書〉；(中)、(下)篇的前一、二兩段說明「時辰」的精神意向，接下

<sup>1</sup> 參閱：張春申，《親愛的天父》(台北：見證月刊社，1999)，73~80頁。

<sup>2</sup> 本文有關「受難被釘」與「光榮顯現」，係參閱並採用：Ignace de la Potterie, *The Hour of Jesus* (Alba, 1989).

來的三、四兩段，將敘述「時辰」的進行情形，即耶穌的死亡復活，如此構成〈光榮之書〉。

本段注意「時辰」進行中的受難被釘，《若望福音》對他的獨到創作，顯然與對照福音大有差別，它寫受難並不哀痛，至於被釘卻光芒萬丈，誠是降生成人的智慧之特質。

本段分爲四節處理：（一）山園中受捕；（二）亞納斯面前；（三）比拉多面前；（四）十字架上。

當然，我們一貫地自降生成人的智慧來詮釋與說明；因此必須提綱挈領地指出第四福音獨到創作的基礎，不過也僅能量力而爲了。具體而論，與基督苦難有關的有兩點。

第一點是它的自我意識，意識與知識不同，前者是自我經驗，往往人莫能測度，只有個人自己在成熟過程中逐漸形成而肯定。至於知識常有主客的相對，而以概念來表達認知的對象。耶穌有意識與知識；不過他的意識乃是永生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的自我肯定。但根據天主聖三道理的信仰，也是《若望福音》中〈序言〉的思想，降生成人的智慧之自我意識自初便是與聖父同在，與聖父的關係構成自我，所以他是聖子。一般多以《瑪竇福音》十一 25~27 與《若望福音》的〈序言〉相比。

當然，降生成人的智慧自我意識，亦在人性生命的成熟過程中逐漸出現。其最爲人可以捉摸的，該是耶穌對於天主旨意的領悟以及一致的遵行。他說：「我的食物就是奉行派遣我者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工程」（若四 33）。因此，在園中受捕事件之初，《若望福音》即已如此記說：「耶穌既知道要臨到他身上的一切事，便上前去……」（若十八 4），此非有關他對前面發生的一切之知識，而是他意識到天主與祂的旨意而已。降生成人的智慧，其一生都以此順從天父旨意之態度面對一切，尤其在苦難記錄中。因此《若望福音》中苦難的耶穌尚有下面一點特徵。

第二點即是耶穌自始流露出來的莊重與尊嚴，也可說降生的智慧—天主子的光輝。此與對照福音判然有別。於是逾越奧蹟過程中，逐漸彰顯耶穌基督的光榮，此即上段所說的耶穌的往返；至於門徒處境已有的相愛，以及平安與喜樂，也是與《若望福音》之獨到創作有關係。

以上兩點說明之後，可以逐節對受難被釘簡述要點。

### (一) 山園中受捕 (十八 1~11)

這是受難史的起點，已經充分表達耶穌、智慧的降生的自主。與對照福音相比，《若望福音》更表達了翕合天父的旨意：「父賜給我的杯，我豈能不喝嗎？」(十八 11)而其他福音則較表達出恐懼與禱告：「請給我免去這杯！但不要……」(路廿二 42)。

如上所述，派來的差役來到園子，耶穌上前(十八 4)。雙方交會，有象徵光明的火把(十八 3)，也有代表黑暗的猶達斯(十八 2，參閱：十三 30)。

還是耶穌主動先問找誰，答說「納匝肋人耶穌」之後，於是經文中出現三次「我就是」(5, 6, 8)，這是一個來自啓示者之口的肯定，也是天主的智慧表達自己的用語，因此使兵士差役倒退跌倒在地上(十八 6)。這簡直不可思議，除非爲了表達降生成人的智慧之神聖臨在。

末了，還是耶穌控制整個場面，一方面使門徒脫身，另一方面命令伯多祿停止妄動，獨自面對事情的發展。

### (二) 亞納斯面前 (十八 12~27)

自猶太公議會方面，《若望福音》並未記下判決耶穌的場面，他把司祭長蓋法與公議會的審問資料全部擺置一旁不用，卻寫下曾任司祭長，也是當時司祭長蓋法的岳父亞納斯審問耶



穌的一幕，顯出作者自己的神學思維。主角當然是耶穌，審問他的亞納斯已非當時的司祭長，但尚是後者的岳父，因此宗教層面他富有影響力；另一方面由於他曾為司祭長，當為羅馬總督認識，所以政治層面上同樣是個人物。這樣一個集宗教與政治兩面於一身的人物審問耶穌，可見福音作者有意表達耶穌事件的世界幅度。

另一方面，耶穌面對亞納斯是在庭院，作者同時使人注意門外（十八 16），那裡有伯多祿以及看門的侍女及僕人和差使。庭院與門外的佈局乃為製造氣氛與高潮。

這幕的核心是耶穌答覆亞納斯審問他教義的一段話。它表達出了降生成人的智慧的啓示（十八 20~21）：它是公開的，不是暗暗的；他向世人與猶太人（聖殿和會堂）啓示；所謂「講」（20, 21）、「施教」、「說」，即是啓示。他啓示的是他自己，自己與天父的連結與滲透。這是降生成人的天主智慧面對亞納斯，後者代表世人與猶太人、政治與宗教。

耶穌的啓示是這幕的核心；但，當時在庭院裡，耶穌剛說完話，一個差役打了他一個耳光，其拒絕的象徵已夠響亮（十八 22）；同時，在門外，耶穌說話之前伯多祿已有一次否認自己是耶穌的門徒（十八 17），之後他尚有兩次否認（十八 25、27）。這該就是〈序言〉中所說的：「他來到了自己的領域，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他」（若一 11）。

### （三）比拉多面前（十八 28~十九 16）

此節是本文第三段耶穌受難被釘之高峰，我們則根據智慧降生論的課題集中處理，無法將所有資料分別研究<sup>3</sup>。不過應當指出的是全部資料的中心是十九 1~3；但發展的重點是最後一

<sup>3</sup> 參閱：張春申，《耶穌的奧蹟》（台北：光啓，1991），156~157頁。

幕十九 13~16，同時智慧傳統中非常標榜的「君王」幾乎在比拉多面前成了焦點。另一方面，舊約的智慧書原名為「撒羅滿的智慧」，雖然「我寧要智慧，而不要王權和王位」（智七 8），但一長篇求智慧經文卻出自君王之口（參閱：智九 1~19）。因此降生成人的智慧之君王名號，自始至終成了審問與判決的焦點。的確耶穌答說：「你說的是，我是君王。我為此而生，我也為此來到世界上，為真理作證，凡屬於真理的，必聽從我的聲音」（十八 37）。這不能不使人想起智慧的降生。

至於全部資料的中心即是：

「那時，比拉多命人把耶穌帶去鞭打了。然後兵士們用荆棘編了荊冠放在他頭上，給披上一件紫紅袍，來到他跟前說：『猶太人的君王，萬歲！』並給他耳光。」（十九 1~3）

這是智慧王的登極，為只看表面的人這是鬧劇，但是為信者而論這是智慧，此與保祿神學卻不謀而合（參閱：格前二 16~25）。

末了，最後一幕（十九 13~16）也是智慧王的登極，卻由比拉多自己主導。不過這裡有個具有關鍵性的經文問題。雖然比拉多有意釋放耶穌，但猶太人放話以羅馬皇帝的名義施予威脅，他於是不惜犧牲一個無足輕重，令他莫名其妙的「小角色」。但另一方面卻不甘心，於是帶些報復意味地讓步。若望把這場宣告寫得非常隆重：

「比拉多一聽這話，就把耶穌領出來，到了一個名叫『石鋪地』一希伯來話叫『加巴達』的地方，叫他坐在審判座位上。時值逾越節的預備日，約莫第六時辰，比拉多對猶太人說：『看，你們的君王！』他們就喊叫說：『除掉，除掉，釘他在十字架上！』……於是比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釘死。」（若十九 13~16）

關鍵性的經文是**叫他**，它把場面改觀。如此耶穌坐在審判座位上；初看有些悖理，所以一般的譯本並不從此。然而由於比拉多當時懷有報復與輕視的敵意，經文倒也適合。因為比拉多此舉旨在嘲笑猶太人，但為若望聖史而言，他的宣判成了隆重宣告。另一方面，從文法來看，**叫他**更是合適；而且詮釋家並非無人從此，有的譯本也隨此。我們的降生智慧論更因此發現智慧王的隆重登極：無論人、地、時、事，都為此定型。

#### (四) 十字架上 (十九 16~42)

雖然福音作者彙集了非常重要的事件，在被釘十字架的耶穌身上與周遭，但按本文之宗旨我們還是自智慧主題去發揮。

首先，「**君王**」仍是延續上文的重要意義，在此只是應用希伯來、羅馬和希臘文字寫在牌子上面；三種文字代表民族、政治與文化，其人類性的意義是顯然的。耶穌是世界的智慧王，至於「**猶太人的君王**」，強調的是默西亞君王、天主派遣來的神聖君王。由於這個牌子上的文字，司祭長要求修改，不過比拉多以羅馬總督的權力堅持不改。這又表示宣告的態度，與**叫他**坐在審判座位上之宣告具有同樣的意義（十九 16~22）。

如此，耶穌已坐上十字架寶座，集中了觀望者的注意力；福音作者於是將重要的神學課題，一一以慣有的象徵方式表達出來。由於我們還是強調被釘的是降生成人的智慧，為此，預先提供舊約傳統早已認識了的出自智慧的善果<sup>4</sup>。資料非常豐富，在此僅引證一段示範：

「在她內的神，原是聰明的，至聖的，唯一的，多樣的，微妙的，敏捷的，精明的，無玷的，率直的，不受損害的，好善的，銳敏的，無敵的，施惠的，愛人的，穩固

<sup>4</sup> 參閱：《智慧篇》第七章。

的，堅決的，無慮的，無所不能的，無所不察的，又是洞察所有明達、潔淨和精微心靈的。」（智七 22~23）

智七整章繼續對智慧的德能予以發揮。但根據這段內容，我們已經可以逐一指出高舉在十字架上的智慧之救恩效果。直接領受的該是十字架下的團體，然而也是爲了所有門徒共屬的教會，雖然「教會」這個名詞福音作者並不採用。無論如何被釘十字架上的智慧之救恩是爲了教會。下面以四幕來簡述發生的事件。

### 1. 無縫長衣（十九 23~24）

一說無縫長衣，按照猶太禮規爲大司祭所穿，在此表示耶穌之司祭地位，但此並不可靠。此處長衣更是具有象徵意義，標榜它的完整性。

兵士把耶穌的衣服分成爲四份，至於長衣，則「不要把它撕開」，意爲不使它「分裂」，如此象徵教會一方面普及四方，另一方面並不分裂。於是，此一事件應驗了大司祭蓋法所說「……叫一個人替百姓死，以免全民族滅亡……」，因爲福音作者早已詮釋了蓋法的話：

「……這話不是由他自己說出的，只因他是那年的大司祭，才預言了耶穌爲民族而死，不但爲猶太民族，而且也是爲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兒女都聚集歸一。」（十一 49~52）

因此，這一事件象徵了耶穌的團體自十字架上得到了救恩，這救恩是包容四方、合而爲一的。此是智慧之「唯一」與「多樣」的德能所致（智七 22）。

### 2. 耶穌的母親（十九 25~27）

此一事件，與耶穌的第一神蹟（二 1~11）互相呼應；其教

會意義更爲明顯，尤其連結在上一事件之後。

十字架下集合的團體中，能稱名道姓的有好幾位；然而，有兩位沒有姓名，並非他們不爲人知，而是由於具有代表性，所以福音作者隱藏了兩位的名字，其意義則由降生的智慧來啓示。

「看，你的母親」，肯定了耶穌的母親的角色：她是「母親」。首先，代表熙雍女子，曾稱爲母親，即是舊約以色列之爲母親；由於十字架的救恩，它成爲新約之「女人」，也稱爲母親，即是新約教會之爲母親。所以，十字架上的耶穌，在自己的母親身上啓示了救恩的功能，使她自舊約熙雍母親成爲新約教會母親。

至於那位耶穌所愛的門徒，也由於十字架上的救恩，而擁有了耶穌的母親作爲自己的母親；於是，他成了兒子。

這些都是智慧的德能：因爲智慧的神是聖的（智七 22），所以教會有了聖的母親，也有了聖的子女。

### 3. 我渴—完成了—交付了靈魂（十九 28~30）

三者連結在一起，更加見出十字架上的耶穌是智慧，而且「智慧是愛人的神」（智一 6）。

首先，「我渴」並非口渴，而是渴於給予救恩。此是中古已有的詮釋；但《若望福音》慣常同時指出世人的誤解，而十字架下表達了極端的誤解：穿插了一段莫名其妙的事，即兵士送醋到耶穌口邊，彰顯了更多的誤解。

於是，智慧在極端愚蠢的對比之下，完成了救恩，具體的象徵乃是「交付了靈魂」，原文直譯應是「交付了氣息」，指的是天主聖神：「智慧是愛人的神」。如此，出現了救恩史中的聖神階段；然而，耶穌的完成並非結束，因爲神來自智慧，智慧交付聖神。

#### 4. 流出血水 (十九 31~37)

這幕自智慧降生論來讀已無新意，兵士刺透十字架上釘死的耶穌之肋旁，流出血水；兩者即是苦難之救恩與聖神的生命，落實了智慧降生的工程。看見這事的人，引用聖經作證耶穌有如逾越節羔羊的祭獻，為使瞻仰者相信。有關信仰，這將是下一段的主題。

十字架上的降生智慧完成了他的救恩工程，本文在此須要多予說明，並且重讀第二段的臨別訓話，那段中曾說<sup>5</sup>：

「耶穌的去返與門徒的處境是全部臨別訓話的內容，它提早表達出了死亡與復活的意向。但是《若望福音》的逾越奧蹟創作獨到，因此去返與處境提早顯出了的是降生成人的智慧之愛的光輝，以及門徒團體之平安與喜樂，雖然後兩者之色采尚未顯著。」

現今結束了「受難被釘」的四節之後，當可發現《若望福音》創作的獨到，智慧王坐在十字架寶座上，自他湧出的是救恩與生命，以及對教會的愛與光輝，此正是臨別訓話中提早指出的門徒團體的處境。

---

<sup>5</sup> 見本文 17~18 頁。